

# 普賢菩薩行法與夏荊山畫作之中的普賢菩薩

賴賢宗

國立臺北大學中文系教授暨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所長

## 摘要

本文闡明普賢菩薩的行法主要分為三個系統天台宗系統、《華嚴經》系統、唐密系統，並由此普賢菩薩行法來闡釋夏荊山畫作之中的普賢菩薩的圖像以及其意義。天台宗系統將普賢菩薩當作是懺悔法門的法主，《妙法蓮華經》開示悟入法華三昧，但是眾生罪重無法領略，故在最後一品為〈普賢菩薩勸發品〉與〈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簡稱〈普賢行法經〉），勸發修持讀誦法華經，闡釋懺悔法門而得到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而現前加持。華嚴四祖澄觀對於普賢菩薩行法多所詮釋。澄觀著有〈三聖圓融觀門〉一文，在三聖圓融觀門的觀點之中，二聖法門略為三對。一以能信所信相對。謂普賢表所信之法界。二以解行相對。普賢表所起萬行。三以理智相對。普賢表所證法界，即出纏如來藏。不空三藏譯〈佛說一切諸如來心光明加持普賢菩薩延命金剛最勝陀羅尼經〉（簡稱〈普賢延命經〉）闡釋了普賢菩薩的延命身體健康的修持法，〈普賢菩薩行願讚〉以三密相應來闡釋普賢菩薩十大行願對於漢傳佛教的普賢菩薩行法及其造像具有相當影響。在此一背景之中，本文整理闡釋夏荊山畫作之中的普賢菩薩的圖像並闡發其意義。

**關鍵詞：**夏荊山、普賢菩薩、法華經、華嚴經

#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s Practice Method and Samantabhadra in Paintings by Xia Jing Shan**

**Lai Shen-Chon**

Dean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lk Arts and Cultural Heritage ,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three systems observed with the practice method of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which are the Tiantai system, the Avatamsaka Sutra system, and the Tang Esoteric Buddhism system. The systems are then applied in interpreting portraits of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painted by Xia Jing Shan. The Tiantai system regards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as the master of the Repentance of Dharma method. The *Lotus Sutra* explains the “Dharma Lotus Samādhi” (*Fahua sanmei*), but mortals are too full of sin to comprehend; therefore, in the final chapter of the *Lotus Sutra*, “Encouragement of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and also in *The Samantabhadra Contemplation Sutra*, the studying and reciting of the *Lotus Sutra* is encouraged, explaining that through the Repentance of Dharma method,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will then come before sentient beings on a white elephant king with six tusks.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n the religious practice of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were proposed by Cheng-guan, the fourth patriarch of the Flower Garland (Huayen) school of Buddhism. It is explained in “Contemplations of the Perfect Interfusion of the Three Holy Ones” by Cheng-guan that the theme of the two holy ones consists, generally, in three kinds of distinction: First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aith and the object of faith, with Samantabhadra as the Object of Faith. Second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with Samantabhadra as Practice. Third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inciple and insight, where Samantabhadra represents the realm of truth. This shows the matrix of Buddhahood (tathāgatagarbha) disentangled from all the afflictions of saṃsāra.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s practice for longevity and physical health is explained in *Sutra on Samantabhadra's Adamantine and Superlative Dhāraṇī for Prolonging the Life Span, a Radiant Blessing Bestowed from the Hearts of all the Buddhas*. The *Samantabhadra-carya-pranidhāna* (Prayer of Samantabhadra) uses the “three secrets”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to explain the profound impact that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s ten profound vows have had on Han Chinese Buddhism's interpretation of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s practice method and the making of statues based on the bodhisattva. Under this backdrop,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erpret portraits of Samantabhadra by Xia Jing Shan and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they embody.

**Keywords: Xia Jing Shan,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Lotus Sutra, Avatamsaka Sutra**

## 一、導論：普賢菩薩行法與普賢菩薩造像的交涉

佛畫創作在文化史中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修行，因此在流傳之中才有其美學鑑賞與文物流通的功能，所以佛畫的基本目的為其修行功能。佛畫的修行功能有布施造福、觀像禪修、三密相應。《法華經·方便品》第二說：「若人於塔廟，寶像及畫像，以華香幡蓋，敬心而供養，……漸見無量佛，自成無上道，廣度無數眾。」《妙法蓮華經》說：「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自成無上道，廣度無數眾，入無餘涅槃。」

《妙法蓮華經》說畫作佛像之利益：「彩畫作佛像，百福莊嚴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

在中國佛教之中，普賢菩薩的行法主要分為三個系統：

(一) 天台宗系統：主要經典為《妙法蓮華經》(法華經)與《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簡稱《普賢行法經》)以及《無量義經》。(二) 《華嚴經》系統：主要經典為《華嚴經》，例如著名的《普賢菩薩行願品》。(三) 唐密系統：主要經典為不空三藏譯的《佛說一切諸如來心光明加持普賢菩薩延命金剛最勝陀羅尼經》(簡稱《普賢延命經》)、《金剛頂瑜伽金剛薩埵五秘密修行念誦儀軌》、《普賢菩薩行願讚》、《觀自在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sup>1</sup>等典籍。

在普賢菩薩行法的這三個系統之中，造像、觀像都具有重要的功能。天台宗系統將普賢菩薩當作是懺悔法門的法主，首先是《法華經》開示悟入法華三昧，但是眾生罪重無法領略，故在最後一品為《法華經》的《普賢菩薩勸發品》，勸發修持讀誦法華經，得到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而現前加持，經上所說的是：

是人若行若立。讀誦此經。我爾時乘六牙白象王。與大菩薩眾俱詣其所。而自現身。供養守護。安慰其心。亦為供養法華經故。是人若坐。思惟此經。爾時我復乘白象王。現其人前。其人若於法華經。

陸續證得三種陀羅尼，尤其是旋陀羅尼，「爾時受持讀誦法華經者。得見我身。甚大歡喜。轉復精進。以見我故。即得三昧。及陀羅尼。名為旋陀羅尼。百千萬億旋陀羅尼。法音方便陀羅尼。得如是等陀羅尼。」《法華經》中所說的「六牙白象」、「普賢菩薩前來勸發喻慰加持」都是普賢菩薩的基本造像。

<sup>1</sup> 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試鴻臚卿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贈司空諡大鑒正號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觀自在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大正藏》，第20冊，No.1037。

在《法華經》中所說的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前來勸發喻慰加持的此一脈絡中，最主要的延伸是出現於〈普賢行法經〉所闡釋的行者必須修持的普賢菩薩懺悔法門：有相懺與實相懺。先是有相懺，懺悔六根，例如懺悔意根，〈法華三昧懺儀〉說：

當知一切諸法悉是佛法。妄想分別受諸熱惱。是則於菩提中見不清淨。於解脫中而起纏縛。今始覺悟。生重慚愧生重怖畏。誦持大乘如說修行。歸向普賢菩薩及一切世尊燒香散華說意過罪。發露懺悔不敢覆藏。<sup>2</sup>

這是要在普賢菩薩的圖像前面「燒香散華說意過罪，發露懺悔」。其次，依普賢菩薩而修持實相懺。實相懺於天台宗的〈法華三昧懺儀〉得到良好的闡釋，是天台佛教圓頓止觀四種三昧之半行半坐三昧，此中說到：「是名行者觀心實相懺悔。六根不斷五欲。得淨諸根見障外事。廣說如《法華經》、〈普賢行法經〉中所明。」<sup>3</sup>

《法華三經》闡釋一大事因緣，闡述「一佛乘」之理。《法華經》（《妙法蓮華經》）為《法華三經》之主體，《法華經》之前有《無量義經》闡釋「無量義三昧」，眾生有無量的性欲（個性與欲望）而成就眾生的方便法門也是無量無邊。《法華經》弘揚「三乘歸一」，也就是聲聞、緣覺、菩薩三乘歸於一佛乘，一切眾生皆本來圓具佛性，開權顯實，在天台宗闡釋為判教的佛教詮釋學，〈安樂行品第十四〉闡釋四安樂行，為如來久秘之無上法。<sup>4</sup>《法華經》之後有〈普賢行法經〉開示眾生未能悟入法華三昧，乃是因為眾生罪重無法領略，故在最後一品為〈普賢菩薩勸發品〉勸說修持之後，更在〈普賢行法經〉闡釋以普賢菩薩為懺主的懺悔法門。懺悔法門的修持法必須要造普賢菩薩之像並依之而觀像。此中對於造像與觀像的闡釋，在〈普賢行法經〉之中的一例是經文所說的：「象鼻有華。其莖譬如赤真珠色。其華金色含而未敷。見是事已。復更懺悔。至心諦觀思惟大乘。心不休廢。見華即敷金色金光。其蓮華臺是甄叔迦寶。」此一象鼻有蓮華「其華金色含而未敷」，經過修持實相懺悔法門之後，「復更懺悔。至心諦觀思惟大乘」，經過懺悔法門的修持之後，便可以如同經文此處所說的「見華即敷」，這些都呈現在相關的圖像繪畫與造像之中。在行法上乃

<sup>2</sup> 智顛，〈法華三昧懺儀〉，《大正藏》，第46冊，No.1941，頁953。

<sup>3</sup> 《大正藏》，頁954。

<sup>4</sup> 〈安樂行品第十四〉，《法華經》：「此法華經。能令眾生至一切智。一切世間多怨難信。先所未說。而今說之。文殊師利。此法華經。是諸如來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高甚深。末後賜與。如彼強力之王久護明珠。今乃與之。文殊師利。此法華經。諸佛如來祕密之藏。於諸經中。最在其上。長夜守護。不妄宣說。始於今日。乃與汝等而敷演之。」

是以普賢菩薩為懺主而修持懺悔法門，念誦大乘經典，得到六根清淨與旋陀羅尼，也就是〈普賢行法經〉說的：

爾時行者。復更懺悔。遍禮十方佛。禮十方佛已。普賢菩薩住其人前……普賢菩薩。為於行者。說六根清淨懺悔之法。如是懺悔。……得是六根清淨已。身心歡喜無諸惡相。心純是法。與法相應。復更得百千萬億旋陀羅尼。<sup>5</sup>

復次，六牙白象的圖像繪畫與造像見於〈普賢行法經〉所說的「象六牙七支跏地」：「以智慧力化乘白象。其象六牙七支跏地。其七支下生七蓮華。象色鮮白。白中上者，頗梨雪山不得為比。」六牙具有六波羅蜜以及六根清淨的意思，行六度而證得六根清淨，「白」寓意懺悔法門淨化眾生業障。

復次，白象腳踏蓮花與立身於千輻轂輞的圖像出自於〈普賢行法經〉所說的「象即能行腳。不履地躡虛而遊。離地七尺。地有印文。於印文中。千輻轂輞皆悉具足。一一輞間生一大蓮華。此蓮華上生一化象。亦有七支。隨大象行。舉足下足。生七千象以為眷屬。」經文所說的「千輻轂輞」在畫作之中被簡單化成為「八輻法輪」，法輪底下千象聚集，顯示了經文所說的「生七千象以為眷屬」。此處經文重視「七」具有「七覺支」的意思，「七覺支」是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行捨覺支。天台止觀由「七覺支」而轉化成「覺意三昧」，「覺意三昧」乃是天台佛教圓頓止觀四種三昧之非行非坐三昧。<sup>6</sup>

普賢菩薩在華嚴三聖的圖像繪畫與造像來自於《大方廣佛華嚴經》，尤其是〈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闡釋了普賢菩薩十大行願。〈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闡釋了「四十二字觀門」，乃是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之中的第四十四參，唱持華嚴字母，此中包含了豐富的圖像具有繪畫與造像的元素。

華嚴宗四祖澄觀大師著有〈三聖圓融觀門〉闡釋華嚴三聖的華嚴法門，他說：

若悟二因之玄微。則知果海之深妙。然二聖法門略為三對。一以能信所信相對。

<sup>5</sup>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說：「爾時行者。復更懺悔。遍禮十方佛。禮十方佛已。普賢菩薩住其人前。教說宿世一切業緣。發露黑惡一切罪事。向諸世尊。口自發露。既發露已。尋時即得諸佛現前三昧。得是三昧已。見東方阿閼佛及妙喜國。了了分明。如是十方。各見諸佛上妙國土。了了分明。既見十方佛已。夢象頭上有一金剛人。以金剛杵遍擬六根。擬六根已。普賢菩薩。為於行者。說六根清淨懺悔之法。如是懺悔。一日至七日。以諸佛現前三昧力故。普賢菩薩說法莊嚴故。耳漸漸聞障外聲。眼漸漸見障外事。鼻漸漸聞障外香。廣說如妙法華經。得是六根清淨已。身心歡喜無諸惡相。心純是法。與法相應。復更得百千萬億旋陀羅尼。復更廣見百千萬億無量諸佛。」。

<sup>6</sup> 賴賢宗，《天台佛教的解脫詮釋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

謂普賢表所信之法界。即在纏如來藏。故《理趣般若》云。一切眾生皆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遍故。……二以解行相對。普賢表所起萬行。上下諸經皆言普賢行故。……三以理智相對。普賢表所證法界，即出纏如來藏。

從信、解與證來考察，普賢菩薩表所信之法界、所起萬行、所證法界，包含了華嚴佛法的根、道與果。澄觀在〈三聖圓融觀門〉所謂的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二聖法門略為三對」，能信所信相對、解行相對、理智相對，此處的三對形成了漸次深入而又體用圓融的辯證關係，表示了普賢菩薩、文殊菩薩二聖是互為表裡，體用兼備。《理趣般若經》是唐密的根本要典，此處是澄觀引用此一唐密與華嚴宗的要典所說的「一切眾生皆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遍故」來證成三聖圓融觀門。

在上述中國佛教之中的普賢菩薩流傳的三個系統之中，不空三藏譯的〈金剛頂瑜伽金剛薩埵五秘密修行念誦儀軌〉（〈普賢延命經〉）說：「金剛薩埵者是普賢菩薩，即一切如來長子，是一切如來菩提心，是一切如來祖師。是故一切如來，禮敬金剛薩埵。」依照不空三藏所翻譯的儀軌在這裡的見解，密教的金剛薩埵者就是顯教中的普賢菩薩。

底下以不空三藏為例，闡明在「印度密教的中國化」的過程之中，不空三藏如何在密教的脈絡之中，來展開普賢菩薩、普賢行願的修行法，並結合於密教之中。這些也都對於的後世的佛教圖像繪畫與造像有一定的影響。

筆者另文曾經探討《華嚴經》所說的「普賢行願」在不空三藏的翻譯與講述活動之中如何轉化成為具有密教性格的修行法。<sup>7</sup>首先，不空三藏所譯的〈普賢菩薩行願讚〉的末後另加上「八大菩薩讚」，取材自〈八大菩薩曼荼羅經〉的最後。〈普賢菩薩行願讚〉的末尾最後加上「普賢行願陀羅尼」，持誦此陀羅尼咒即普賢行願能夠圓滿成就。其次，在不空三藏的翻譯與講述的眾多經文與儀軌之中，他都在密教化的脈絡之中，來展開「普賢行願」。如此，運用漢傳佛教之中代表大乘的菩薩行的「普賢行願」，以及運用「華嚴三聖」之一，而予以密教化，這是不空三藏的「印度密教的中國化」之活動的一個重要的環節。

復次，不空三藏重譯的顯教經典之中涉及「普賢行願」除〈普賢菩薩行願讚〉一篇之外，他還著作了〈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一文，闡釋了密教

<sup>7</sup> 賴賢宗，〈《華嚴經》「普賢行願」的疏釋——集中於章嘉《聖者賢行願王釋義》之研究〉（臺北：2010華嚴學術研討會，2010）。

（真言宗、唐密）的聲音法門，來闡明〈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之中所記載的「四十二字觀門」，漢傳佛教後世之中有「華嚴字母」，但是明代以後的「華嚴字母」的儀軌將重點放在拜懺與音樂性的唱誦。不空三藏對於「四十二字觀門」的詮釋確是身口意三密相應的行法。<sup>8</sup>

復次，不空三藏譯〈普賢延命經〉闡釋了普賢菩薩的延命身體健康的修持法，對於漢傳佛教的普賢菩薩行法及其造像具有相當影響。

普賢菩薩在華嚴三聖的圖像繪畫與造像之中常有兩位執金剛神、四大天王、諸位菩薩（兩位）四位或八位，而普賢菩薩坐於象身的蓮花寶座之上為主尊。這些造像的出典是不空三藏所翻譯的〈普賢延命經〉所說的「會中有無量執金剛神。異口同音亦共宣說，諸大菩薩摩訶薩眾悉助延命，宣說陀羅尼，令獲金剛壽命。」〈普賢延命經〉一經所說的場景乃是在此場景之中，諸大菩薩摩訶薩眾悉助佛法修持者可以延命身體健康，所以宣說陀羅尼，令獲得金剛壽命，金剛寓意不可破壞，行者可以獲得不可破壞的金剛壽命，此之謂金剛延命，此乃這些圖像與造像在行法上的涵義，並非在普賢菩薩身邊雜多地畫一些護法神與菩薩而已。

佛教洞窟與佛菩薩的畫像、壁畫就其本意而言除了作為供養之外，也有其修行的功能，或說佛教洞窟與佛菩薩的畫像、壁畫、造像的修行功能為其首要的功能，乃在於提供修行空間以及觀想之資具。佛像畫最初的本意在於修行以及累積功德，而並不是純藝術（fine art）的審美鑑賞而已。如筆者另文所闡釋者，禪與藝術的交流經歷了三個階段，禪與藝術二者分流，由分流而合流，由合流而交融相即為一。乃至於後來有「藝通於禪，藝即是禪」的禪藝之說法。<sup>9</sup>

十大行願的行法為普賢菩薩之主要行法。唱持字母、悉曇章是文殊菩薩所流出的法門。華嚴四十二字母的前五個字阿、多、波、左、那就是文殊菩薩的五字明、心咒。在三聖圓融觀門的根本原理之中，十大行願的行法與唱持字母二者可以會通而整理之。

先簡單闡釋普賢菩薩行法與普賢菩薩造像的交涉，如上。底下進行圖像分析，然後再回到華嚴經教與唐密的普賢行法繼續加以闡釋，以增加對於圖像背後的文化意義

<sup>8</sup> 賴賢宗，〈金剛薩埵與普賢菩薩之研究〉（西安：首屆中印密教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

<sup>9</sup> 賴賢宗，〈禪的意境美學：以禪藝合流與石濤的一畫論為研究的主要對象〉，《普門學報》，1期（2001），頁194-226。也收錄於賴賢宗，《意境美學與詮釋學》（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2003）。

與修行涵義的理解。

## 二、夏荊山普賢菩薩圖像釋義及其與傳統的普賢菩薩圖像之對比

在下文中，筆者闡釋夏荊山先生的普賢菩薩圖像涵義，引經據典，由圖像的內容考察所根據的佛教經典，以及其修行法上的涵義，筆者並將這些圖像與傳統普賢菩薩圖像對比。

筆者的夏荊山畫作之闡釋具有下列次序，先闡釋普賢菩薩獨一尊的正面像圖，再到普賢菩薩獨一尊的側面像，再到普賢菩薩會合諸聖圖。

我分析夏荊山先生的普賢菩薩繪畫作品是五幅，闡釋的重點在於這些圖像的佛教經典根據以及其與修行法的關係。此中所謂的這些圖像的佛教經典根據乃是筆者個人研究之心得，並沒有夏荊山先生本人的提示。普賢菩薩繪畫作品集中於夏荊山《佛像的欣賞》卷2與卷5，有十多幅，筆者將全部相關作品也列出來而有一些討論，作品可參閱文末的圖表。

### (一) 夏荊山畫作：普賢菩薩獨一尊的正面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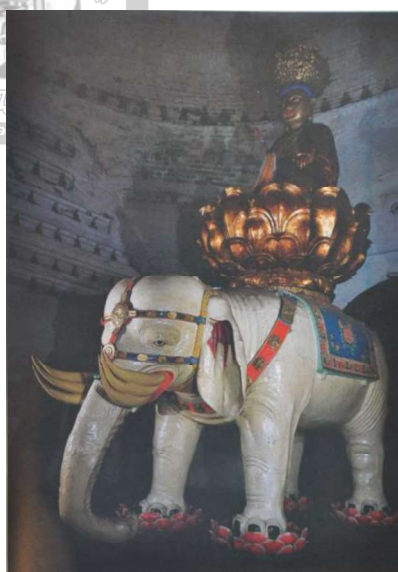


圖1 夏荊山，〈普賢菩薩〉。<sup>10</sup> 圖2 北宋，〈普賢菩薩騎六牙白象像〉。<sup>11</sup>

圖1是獨一尊的普賢菩薩畫像，象與菩薩皆以正面的方式來呈現。普賢菩薩坐於象身的蓮花寶座之上，而眾象和合而成的寶座上有法輪，寓意「妙法蓮花」，這是此幅

<sup>10</sup> 夏荊山，《佛像的欣賞》（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卷貳，頁77。

<sup>11</sup> 《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篇5——五代宋雕塑》（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



畫作比較特別之處。眾象和合而成的寶座寓意著無量無邊的普賢菩薩十大行願力。此處圖像的出典如下，〈普賢行法經〉說：「象即能行腳。不履地躡虛而遊。離地七尺。地有印文。於印文中。千輻轂輞皆悉具足。一一輞間生一大蓮華。此蓮華上生一化象。亦有七支。隨大象行。舉足下足。生七千象以為眷屬。」經文所說的「千輻轂輞」在畫作之中被剪化成為「八輻法輪」，法輪底下眾象云集，顯示了經文所說的「生七千象以為眷屬」。此處經文重視「七」應該是「七覺支」的意思，「七覺支」是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行捨覺支。天台止觀由此而轉化成「覺意三昧」，天台佛教圓頓止觀四種三昧之非行非坐三昧。

此處可以清晰地看到六牙白象的表現方式是以三頭象的方式來表現，六牙白象的圖像出典為《法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之所說。夏荊山先生的此幅畫作之中的各具六牙的三頭象的圖像見於〈普賢延命經〉一經，此經說「白象王象有三頭。卷獨股杵」。普賢菩薩所乘坐的白象寓意著行動力（行願），夏荊山先生畫作的白象鼻子捲著一支獨股杵，獨股杵的功能是懺罪淨化身心。根據〈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是「以金剛杵遍擬六根。擬六根已。普賢菩薩為於行者說六根清淨懺悔之法」。

在夏荊山此一畫作之中，普賢菩薩手持鈴與杵，等同於金剛薩埵右手持金剛杵，左手持召集金剛鈴，符合〈普賢延命經〉中所說的「右手持金剛杵。左手持召集金剛鈴」，是密教之中的金剛薩埵的手持法器，寓意為妙有真空等。

將夏荊山先生的上一幅畫作比較於北宋時代的雕塑，圖2可以看出二者的繼承關係。此北宋雕塑作品為普賢菩薩正面坐於白象之上，頗能表達出〈普賢行法經〉所說的大象「顏色雪白為頗梨雪山不得為比」。白象腳踏蓮花乃是〈普賢行法經〉所說的「地有印文。於印文中。千輻轂輞皆悉具足。一一輞間生一大蓮華」。

## (二) 夏荊山畫作：普賢菩薩獨一尊的側面像



圖3 夏荊山，《普賢菩薩》。<sup>12</sup>

在夏荊山先生的此一畫作之中，圖3六牙白象腳踏蓮花，在虛空中緩緩行走而來。普賢菩薩合掌並採取禪定坐姿而安坐於象身的蓮花寶座之上，寓意《法華經》所說的「安樂行」。六牙白象回頭徐視眾生，寓意普賢菩薩的大行大願，大慈大悲。

夏荊山先生的此一畫作之中，象鼻有蓮華的出典如下，〈普賢行法經〉：「象鼻有華。其莖譬如赤真珠色。其華金色含而未敷。見是事已。復更懺悔。至心諦觀思惟大乘。心不休廢。見華即敷金色金光。其蓮華臺是甄叔迦寶。」此一畫作之中，象鼻有蓮華「其華金色含而未敷」，經過修持實相懺悔法門之後（「復更懺悔。至心諦觀思惟大乘」），如同經文此處所說的「見華即敷」，夏荊山先生此畫之中也在大象的身上畫出一朵盛開的蓮花，但是和經文不同的是盛開的蓮花的顏色是紅色而非金色。

〈普賢行法經〉說到「象六牙七支跏地」的圖像：「以智慧力化乘白象。其象六

<sup>12</sup> 夏荊山，《佛像的欣賞》，卷伍，頁75。

牙七支跏地。其七支下生七蓮華。象色鮮白。白中上者，頗梨雪山不得為比。」六牙白象是「智慧力」所化現的，代表著十大行願的行願力，其顏色雪白為頗梨雪山不得為比，白色寓意純潔無垢，所以是漢傳佛教的懺悔法門的主尊。經文所說的「六牙七支跏地」，六牙是行深六般羅蜜多，七支是七覺支乃至於覺意三昧，跏地寓意其行動力能夠真正落實實行。

白象四腳每隻腳踏各踏一朵蓮花，寓意步步蓮花。白象的雙眼顯露慈愛，乃是對於六道眾生的大慈大悲。〈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說：「象即能行腳。不履地躡虛而遊。離地七尺。地有印文。於印文中。千輻轂輞皆悉具足。一一輞間生一大蓮華」。



圖4 北宋，〈普賢菩薩騎象像〉。這是北宋時候的彩色泥塑作品，普賢菩薩側身坐於白象之上。<sup>13</sup>



圖5 南宋，〈大足北山第一三六號窟普賢菩薩〉，通高215公分，像高110公分。這是南宋時候的作品。普賢菩薩手持如意，造像清秀典雅，反映了宋代文人的清秀飄逸的文化風格。<sup>14</sup>

<sup>13</sup> 《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篇 5——五代宋雕塑》。

<sup>14</sup> 《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篇 12——四川石窟雕塑》。



圖6 韓國，高麗時代（918-1392），〈文殊、普賢菩薩像〉，絹畫。普賢菩薩右手手持紅色蓮花，坐於白象之上，白象回頭徐視眾生。



圖7 夏荊山，〈普賢菩薩會合諸聖圖〉。<sup>15</sup>

### （三）「夏荊山畫作：普賢菩薩會合諸聖圖釋義」及其與普賢行法的關係

在夏荊山先生的此一普賢菩薩畫作中，圖7畫面的最前方人物是兩位執金剛神為哼哈二將，其次是四大天王，再來是八位菩薩，以及最後面站在普賢菩薩旁邊的武將樣貌的韋馱菩薩。普賢菩薩為主尊，坐於象身的蓮花寶座之上。普賢菩薩會合這些聖眾的出典是不空三藏所翻譯的〈普賢延命經〉所說：「會中有無量執金剛神。異口同音亦共宣說，諸大菩薩摩訶薩眾悉助延命，宣說陀羅尼，令獲金剛壽命。」<sup>16</sup>夏荊山的畫作準確地畫出執金剛神、四大天王與八位菩薩，符合〈佛說一切諸如來心光明加持普賢菩薩延命金剛最勝陀羅尼經〉一經所說的場景，在此場景之中，諸大菩薩摩訶薩眾悉助佛法修持者可以延命，宣說陀羅尼，令獲得金剛壽命（金剛寓意不可破壞，獲得不可破壞的金剛壽命，此之謂金剛延命）。

夏荊山先生的此一畫作準確地畫出〈普賢延命經〉所說的執金剛神，表現為哼哈

<sup>15</sup> 夏荊山，《佛像的欣賞》，卷貳，頁69。

<sup>16</sup> 不空三藏譯，〈佛說一切諸如來心光明加持普賢菩薩延命金剛最勝陀羅尼經〉，《大正藏》，第20冊，No.1136，頁579。

二將，哼哈二將是兩位佛教金剛力士的俗稱，「密跡金剛」在左，「那羅延堅固王」在右。「密跡金剛」在左舉手向上發出哈的音聲，「那羅延堅固王」在右，一手向下壓發出哼的音聲。哼哈二將經常被畫在佛寺的山門上，作為護法的金剛力士。夏荊山的畫作準確地畫出執金剛神哼哈二將。

夏荊山先生的此幅畫作之中的前方為四大天王，其出典是不空三藏譯的〈普賢延命經〉所說的：

爾時四天王等承佛加持，助普賢菩薩延命，各立誓言。娑婆世界南瞻部洲但有此經法流行之處，我等四王即為結護令無夭橫。如有此經清淨道場如不降赴。願我失此威光損我果報。退失菩提心，不得解脫。<sup>17</sup>

夏荊山先生的此幅畫作之中的三頭象的圖像在佛教經典上的出處是〈普賢延命經〉，此經說「白象王象有三頭。鼻卷獨股杵」。普賢菩薩所乘坐的白象寓意著行動力（行願），夏荊山先生在這幅畫作中的白象鼻子捲著一支獨股杵，也有作品象鼻是捲著一支蓮花，獨股杵的功能根據〈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是「以金剛杵遍擬六根。擬六根已。普賢菩薩。為於行者。說六根清淨懺悔之法」。<sup>18</sup>

諸聖眾所在的朵朵雲朵自然形成為一葉菩提樹葉，也是心的形狀，符合於不空三藏譯〈佛說一切諸如來心光明加持普賢菩薩延命金剛最勝陀羅尼經〉所說的普賢菩薩「是一切如來菩提心」，以菩提葉的形狀來象徵普賢菩薩乃是一切如來的菩提心。雲朵自然形成為一葉菩提樹葉，普賢菩薩會合諸聖聚集於其上，此為夏荊山先生的特有的造型創造。

<sup>17</sup> 不空三藏譯，〈佛說一切諸如來心光明加持普賢菩薩延命金剛最勝陀羅尼經〉，頁579。

<sup>18</sup>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大正新脩大正藏經》，CBETA 電子版，Vol. 09，No. 0277，頁2。

#### (四) 普賢菩薩會合諸聖圖



圖8 夏荊山，〈普賢菩薩會合諸聖圖〉<sup>19</sup>

圖8中，六牙白象的表現方式，是以三頭象的方式來表現，每一頭象各有白牙。〈佛說一切諸如來心光明加持普賢菩薩延命金剛最勝陀羅尼經〉所說：「……下有白象王象有三頭。鼻卷獨股杵……」。<sup>20</sup>在此畫作中有很好的呈現，象有三頭是三乘歸一的意思。象鼻卷獨股杵則寓意一佛乘。六牙白象象徵六波羅蜜（佈施、持戒、忍

<sup>19</sup> 夏荊山，《佛像的欣賞》，卷貳，頁49。

<sup>20</sup> 〈佛說一切諸如來心光明加持普賢菩薩延命金剛最勝陀羅尼經〉，《大正新脩大正藏經》，CBETA 電子版，Vol. 20，No. 1136，頁1。

辱、精進、禪定、般若)也有六根清淨的意思。

夏荊山此幅畫作之左右各有四位菩薩與三位天人，共七位。七位符合「七覺支」之數。此幅畫面的前面有一位供養人乘坐在波濤洶湧的業海之上，灰黑色的業海和潔淨的白雲形成對比，雙手舉起供養品，普賢菩薩坐於象身的眾象和合而成的蓮花寶座之上。在夏荊山此一畫作之中，蓮花寶座與普賢菩薩所乘之象的表達方式也很特殊。蓮花寶座寓意「妙法蓮花」，這是此幅畫作比較特別之處，眾象和合而成的寶座上有法輪寓意普賢十大行願之一的「請轉法輪」，千象和合而成的白象寶座寓意無量無邊的普賢菩薩十大行願力。其出典是不空三藏所翻譯的〈普賢延命經〉所說：

……我此延命法先須彩書普賢菩薩。如滿月童子形。五佛頭冠。右手持金剛杵。左手持召集金剛鈴。契鬘縱緩帶坐千葉寶華。下有白象王象有三頭。鼻卷獨股杵。各具六牙。其象四足踏一大金剛輪。輪下有五千群象……。<sup>21</sup>

此幅畫作中的普賢菩薩的相貌如〈普賢延命經〉所說的「滿月童子形」，尤其是頭光與身光明亮圓滿如滿月。

在夏荊山此一畫作之中，普賢菩薩右手持金剛杵。左手持召集金剛鈴，〈普賢延命經〉所說的「右手持金剛杵。左手持召集金剛鈴」是密教之中的金剛薩埵的手持法器，寓意為妙有真空等等，顯示出不空三藏譯〈金剛頂瑜伽金剛薩埵五秘密修行念誦儀軌〉所說的「金剛薩埵者是普賢菩薩，即一切如來長子」。

諸聖眾所在的白色云朵呈現菩提葉的形狀，十分巧妙，乃是不空三藏譯〈普賢延命經〉所說的普賢菩薩「是一切如來菩提心」，以菩提葉的形狀來象徵普賢菩薩的菩提心。普賢菩薩頂上的寶蓋成飛騰之狀，生動活潑，身光晃耀為金黃色之光，中間透空，如同牟尼寶珠。寶蓋飛騰，具有《法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普賢行法經〉所說的旋陀羅尼的寓意。

<sup>21</sup> 〈佛說一切諸如來心光明加持普賢菩薩延命金剛最勝陀羅尼經〉，《大正新脩大正藏經》，CBETA 電子版，Vol. 20，No. 1136，頁 1。

### (五) 夏荆山畫作：普賢菩薩會合諸聖圖



圖9 夏荆山，〈普賢菩薩會合諸聖圖〉。<sup>2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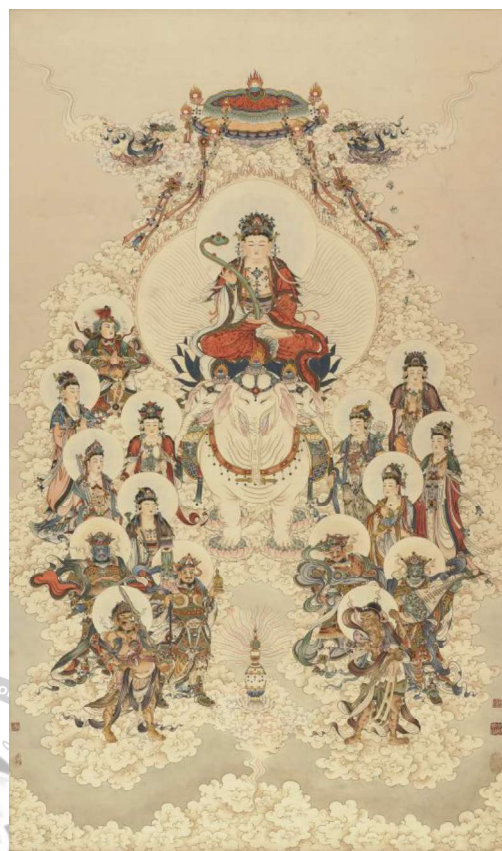


圖10 夏荆山，〈普賢菩薩會合諸聖圖〉。<sup>23</sup>

圖9略同於圖8，但是背景海顏色更深，白象採側面而行進，四位菩薩與四位天人。沒有供養人而為供養寶物。圖10中，普賢菩薩手持未開敷之蓮花。圖像解說同於前面之例子。

<sup>22</sup> 夏荆山，《佛像的欣賞》，卷貳，頁39。

<sup>23</sup> 夏荆山，《佛像的欣賞》，卷貳，頁69。





圖11 唐代，榆林石窟，〈普賢菩薩騎象圖〉。

唐代榆林石窟的壁畫之中，有〈普賢菩薩騎象圖〉（圖11），其中人物有普賢菩薩、左右協侍菩薩共兩位、持傘蓋天女一位、馴象師一位，以及普賢菩薩所騎的六牙白象一頭。此圖和前述夏荊山畫作普賢菩薩會合諸聖圖比較類似，可以見出「普賢菩薩會合諸聖圖」最晚在唐代已經開始了。

### 三、普賢行願的行法：澄觀大師之華嚴經教的觀點

普賢菩薩，梵名為 Samantabhadra，音譯為三曼陀跋陀羅，藏文名為 Kan-tubran-po。中文音譯又寫作三滿多跋捺羅、三曼跋陀、或是邨輸跋陀。Samantabhadra 意譯為普賢、遍吉，其意為具足無量菩薩願行，能普遍示現於一切佛刹的菩薩。<sup>24</sup>《華嚴經》的七處九會當中，初會即由普賢菩薩而代佛說法，最後一會，亦以普賢菩薩為說法主。由此可見普賢菩薩在華嚴教學之中的重要性。

依據華嚴二祖智儼所說，普賢之名之意義為「行周法界曰普，體順調善稱

<sup>24</sup> 如吉藏所撰的《法華義疏》解釋「普賢」的涵義說：「普賢者外國名三曼多跋陀羅，三曼多者此云普也，跋陀羅此云賢也。此土亦名遍吉，遍猶是普，吉亦是賢也。所以言普賢者其人種種法門，如觀音總作慈悲法門名，今作普遍法門。普有二義：一者法身普遍一切處，故總攝三世佛法身皆是普賢法身。如華嚴云。普賢身相猶若虛空。依於如如不依佛國也。二應身普應十方作一切方便，故十方三世佛應身皆是普賢應身，皆是普賢應用。《法華義疏》，卷12，《大正藏》，第34冊，No.1721，頁0631b。」

賢」。<sup>25</sup>復次，華嚴四祖澄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48以十義來發揮「普」義：然普賢行，諸經多有其名，品中雖廣，今略顯十義以表無盡。一所求普：謂要求證一切如來平等所證故。二所化普：一毛端處有多眾生皆化盡故。三所斷普：無有一惑而不斷故。四所行事行普：無有一行而不行故。五所行理行普：即上事行。皆徹理源性具足故。六無礙行普：上二交徹故。七融通行普：隨一一行融攝無盡故。八所起用普：用無不能無不周故。九所行處普：上之八門。遍帝網剎而修行故。十所行時普：窮三際時念劫圓融，無竟期故。上之十行參而不雜，涉入重重故。善財入普賢一毛，所得法門，過諸善友不可說倍。<sup>26</sup>

此「普賢」之名號具有遍吉祥或圓滿之意，就普賢菩薩的法身來說，即法身普遍吉祥。就普賢菩薩大行大願來說，就是行願的普遍吉祥。由以上澄觀所說更可看出「普」義的殊勝。由以上對於普、賢二字之釋義，可知普賢其行是總賅萬行，隨其一一行，皆能稱法界性，開展周遍圓融之華嚴法門。

華嚴教學所說的「華嚴三聖」是指毘盧遮那如來、文殊菩薩、普賢菩薩。關於「普賢行願」在華嚴三聖（毘盧遮那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的圓融觀門之中的意義，澄觀在〈三聖圓融觀門〉說：「若悟二因之玄微。則知果海之深妙。然二聖法門略為三對。一以能信所信相對。謂普賢表所信之法界。即在纏如來藏。故《理趣般若》云。一切眾生皆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遍故。……二以解行相對。普賢表所起萬行。上下諸經皆言普賢行故。……三以理智相對。普賢表所證法界，即出纏如來藏」。從信、解與證的點來考察，普賢菩薩表所信之法界、所起萬行、所證法界，包含了華嚴佛法的根、道與果；所謂的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二聖法門略為三對」，能信所信相對、解行相對、理智相對，華嚴經教之中的文殊與普賢的二聖法門略為三對表示了二聖是互為表裡，體用兼備。所表達的是關於毗盧遮那佛的體性妙用之信解行證的過程。

澄觀曾說：「西域相傳云：〈普賢菩薩行願讚〉為略《華嚴經》，《大方廣佛華嚴經》為廣普賢行願讚。」<sup>27</sup>由此可見〈普賢菩薩行願讚〉為略《華嚴經》，為其精

<sup>25</sup> 智儼曰：「行周法界云普，體順調善稱賢。」《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4，《大正藏》，第35冊，No.1732，頁0078c。

<sup>26</sup>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48，《大正藏》，第35冊，No.1735，頁0870a。

<sup>27</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嘉興大藏經》（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第15冊，No.B005。復次，（唐）澄觀別行疏、宗密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卍續藏經》

義所在。漢傳佛教的「普賢十願」出於般若三藏所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稱歎如來勝功德已，告諸菩薩及善財言：「善男子！如來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諸佛，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十種廣大行願。何等為十？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恆順眾生。十者、普皆迴向。」

底下探討不空三藏譯的〈普賢菩薩行願讚〉，容受了密教化的題材，將《華嚴經》所說的「普賢行願」轉化成為具有密教色彩的修持法。

#### 四、普賢行願的密教修持法門——不空三藏的唐密詮釋

不空三藏是北印度人，他在開元年間入唐傳法，成為唐密的宗師，與善無畏、金剛智合而被尊稱為「開元三大士」。不空三藏在長安創立了以大興善寺為中心的密教道場，並將密教傳播到了東京洛陽、河西走廊和太原、五臺山等地區。

般若三藏、佛陀跋陀羅、不空三藏分別譯出的三部「普賢行願贊」的偈頌大部分是彼此對應相當的。

探討《華嚴經》所說的「普賢行願」如何轉化成為具有密教的色彩，必須涉及華嚴四祖澄觀與不空三藏的關係。根據續法所記，澄觀從大曆三年到六年與不空在長安的大興善寺合作譯經，擔任綴文的工作。雖然此說不一定可信，因為根據贊寧所記，澄觀任綴文是般若譯《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的時候。不管如何，澄觀與翻譯〈普賢菩薩行願讚〉的不空與譯《四十華嚴》的般若法師曾有過密切的接觸，則是一事實。

關於不空三藏與普賢行願法門的關係，〈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是官方所書寫的不空三藏的傳記，其中描述不空三藏「每語，乃普賢行願出生無邊經門。勸令誦持，再三歎息」。由此可見，普賢行願在不空三藏的密教實踐之中的重要地位。<sup>28</sup>他主張普賢行願出生無邊經門，是無量的經義與法門之出生處，勸令

---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第7冊。復次，（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普賢行願別行疏鈔》（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03），頁147。

<sup>28</sup> 遠藤純一郎，〈華嚴教學と密教：空海入唐以前の在唐密教祖師の動向から〉，《蓮花寺佛教研究所紀要第三號》（東京：蓮花寺佛教研究所，2010），頁70。〈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

大眾普遍恒常誦持〈普賢菩薩行願讚〉，並且再三歎息殷重讚歎其功德。

不空三藏譯的〈普賢菩薩行願讚〉，容受了密教化的題材。不空三藏譯〈普賢菩薩行願讚〉收於《大正藏》第10冊，也收於《房山石經》第18冊之中。探討《華嚴經》所說的「普賢行願」如何轉化成為具有密教色彩的修持法，此是筆者本文探討的主題之一。首先，不空三藏所譯的〈普賢菩薩行願讚〉的末後另加上「八大菩薩贊」，取材自〈八大菩薩曼荼羅經〉的最後。〈普賢菩薩行願讚〉的末尾最後加上「普賢行願陀羅尼」，曰誦此陀羅尼咒即普賢行願能夠圓滿成就：

普賢菩薩行願讚，速疾滿普賢行願陀羅尼曰

襄麼悉底哩也（四合）地尾（二合）迦（引）南（二）怛佗（引）孽哆南（二）  
唵（引三）阿（引）戌嚩囉尾擬備娑嚩（二合引）訶（引四）

每日誦普賢菩薩行願讚後。即誦此真言纔誦一遍。普賢行願悉皆圓滿。三摩地人速得三昧現前。福德智慧二種莊嚴。獲堅固法速疾成就。

由此可見，唐密大師不空三藏所譯的〈普賢菩薩行願讚〉的文本已經將《華嚴經》所說的「普賢行願」轉化為具有密教修行的色彩的修持法。<sup>29</sup>

其次，不空三藏所譯的〈普賢菩薩行願讚〉的經文完全是採取第一人稱，和其他二譯本往往也有時候以第三人稱來敘述有所不同，這也是便於運用於密教的本尊觀（自成本尊）。前者（不空三藏譯本）表示所敘述的乃是行者自成本尊（普賢菩薩）而觀想自身廣行普賢行願。<sup>30</sup>例如起始的文本，不空三藏譯為：

所有十方世界中，一切三世人師子，我今禮彼盡無餘，皆以清淨身口意，身如剎土微塵數，一切如來我悉禮，皆以心意對諸佛，以此普賢行願力，於一塵端如塵佛，諸佛佛子坐其中，如是法界盡無餘，我信諸佛悉充滿。

在般若三藏譯本則為：

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師子，我以清淨身語意，一切遍禮盡無餘。普賢行願威神力，普現一切如來前，一身復現剎塵身，一一遍禮剎塵佛。於一塵中塵數佛，各處菩薩眾會中，無盡法界塵亦然，深信諸佛皆充滿。

---

藏行狀〉：「宣揚妙法。誠勸門人。每語乃普賢行願出生無邊門經。勸令誦持。再三歎息。其先受法者。偏使屬意觀菩提心本尊大印真詮阿字。了法不生證大覺身。若指諸掌。」《大正藏》，第50冊，頁294。

<sup>29</sup> 遠藤純一郎，〈華嚴教學と密教：空海入唐以前の在唐密教祖師の動向から〉，頁77。

<sup>30</sup> 遠藤純一郎，〈華嚴教學と密教：空海入唐以前の在唐密教祖師の動向から〉，頁77。

不空三藏的此處譯文非常顯豁是「以此普賢行願力」而能「所有十方世界中，一切三世人師子，我今禮彼盡無餘」，是「本尊加持而攝入修行者成就本尊觀，而以無邊無量的普賢三昧力，至十方世界禮敬諸佛。」而在另外的般若三藏譯本則為「普賢行願威神力，普現一切如來前，一身復現刹塵身，一一遍禮刹塵佛」，這則是讓人以為是皈依境之中的普賢菩薩普現一切如來前而禮敬諸佛。

復次，唐密強調三密相應，也就是身密、語密、意密，而又突出語密的重要性，不空三藏的譯文「於一音聲功德海，一切如來清淨聲，一切群生意樂音，常皆得入佛辯才。於彼無盡音聲中，一切三世諸如來，當轉理趣妙輪時，以我慧力普能入。」這裡的「一音聲功德海」、「一切如來清淨聲」，「一切群生意樂音」，「於彼無盡音聲中」都是指涉到語密。而「當轉理趣妙輪時」則是指涉到不空三藏譯《般若理趣經》，後者曾說「一切有情如來藏，以普賢菩薩一切我故」。不空三藏還撰述了《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展開了四種曼荼羅（曼陀羅），以及解說十七個菩薩種子字的運用。所以，《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sup>31</sup>說「一切三世諸如來，當轉理趣妙輪時，以我慧力普能入」此處所說的是當一切如來如同《般若理趣經》之所說展現金剛界的各種曼荼羅時候，行者我都能以久修普賢行願之功德力，而能以文殊菩薩之慧力而契入。<sup>32</sup>

## 五、澄觀〈三聖圓融觀門〉對於普賢菩薩法門的詮釋

東晉佛陀跋陀羅於義熙十四年（418）於揚州道場寺譯出即今之舊譯《華嚴經》卷60。佛陀跋陀羅譯〈文殊師利發願經〉<sup>33</sup>闡明普賢十願的時候是同舉文殊與普賢，例如說：「如文殊師利，普賢菩薩行，我所有善根，回向亦如是。三世諸如來，所歎回向道，我回向善根，成滿普賢行」，行者「普皆回向」於文殊師之智慧與普賢菩薩之願行，二聖乃圓融一體，澄觀〈三聖圓融觀門〉解釋毘盧遮那佛與普賢、文殊二菩薩等三聖融為一體而無障礙之觀法。

<sup>31</sup> 不空三藏，《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大正藏》，第19冊，No.1003，cf.No.244。

<sup>32</sup> 賴賢宗，〈《華嚴經》「普賢行願」的疏釋：集中於章嘉《聖者賢行願王釋義》〉。

<sup>33</sup> 佛陀跋陀羅譯，〈文殊師利發願經〉，《大正藏》，第10冊，No.296。



圖12 夏荆山，〈華嚴三聖〉，2003，設色絹本，180×100cm。

澄觀以三對說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說二聖法門，一以能信所信相對，二以解行相對，三以理智相對：

澄觀〈三聖圓融觀門〉說：

然二聖法門略為三對。一以能信所信相對。謂普賢表所信之法界。即在纏如來藏。故理趣般若云。一切眾生皆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遍故。初會即入如來藏身三昧者。意在此也。文殊表能信之心。佛名經云。一切諸佛皆因文殊而發心者。表依信發故。善財始見發大心者。當信位故。經云。文殊菩薩出生一切菩薩。無休息故。然信但有信而未能見。及所信所證無二理故。無初普賢。信可始生。理唯極見故。文殊居初普賢居後。二以解行相對。普賢表所起萬行。上下諸經皆言普賢行故。文殊表能起之解。通解事理窮方便故。慈氏云。汝先得見諸善知識。聞菩薩行。入解脫門。皆是文殊威神力故。又云。文殊常為一切菩薩師故。又云。文殊師利心念力故。三以理智相對。普賢表所證法界。即出纏如來藏。善財童子入其身故。又云。得究竟三世平等身故。一毛廣大即無邊者。稱法性故。普賢身相如虛空故。又見普賢即得智波羅蜜者。明依於理而發智故。文殊表能證大

智。本所事佛名不動智故。慈氏云。文殊師利常為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佛母故。文殊於諸經中。所說法門多顯般若旨故。又云。從文殊師利智慧大海所出生故。見後文殊。方見普賢。顯其有智方證理故。<sup>34</sup>

澄觀大師此中特別提到一、以能信、所信相對：謂普賢表所信之法界，即眾生皆有普賢菩薩自體而在纏之如來藏，體驗到《理趣般若》說：「一切眾生皆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遍故」。在纏如來藏、出纏如來藏出自《勝鬘經》，是早期如來藏思想三經一論之一。此處所說的「理趣般若」是指不空三藏所譯的《般若理趣經》。不空三藏譯《般若理趣經》相當於梵文《般若理趣百五十頌》（*Prajñāpāramitā-naya-satapañcāśatikā*）全一卷，全名是《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麼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品》，屬於大樂金剛法續的密法。不空三藏還撰述了《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來闡釋如何運用密教的四種曼荼羅（曼陀羅），以及解說十七個菩薩種子字的運用等等具體行法。《般若理趣經》乃成為唐密、東密的根本要典之一。

金剛智譯〈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不空三藏譯《般若理趣經》這兩個譯本都是具有密教真言宗的特色。金剛智為不空在金剛界方面的老師，所翻譯的《金剛頂經》是金剛界的根本經典，以此一譯名來看，《般若理趣經》也是屬於金剛界的根本經典。玄奘譯《大般若經·第十會般若理趣分》則是密教觀點之外的相關經典的翻譯，乃是《大般若經·般若理趣分》（第十會，卷578）。

澄觀大師此中特別提到「故理趣般若云。一切眾生皆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遍故。」澄觀大師當時看得到的譯本有兩本，不空三藏譯《般若理趣經》、金剛智譯〈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不空三藏譯《般若理趣經》原文是「一切有情如來藏，以普賢菩薩一切我故」。而金剛智譯〈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作「一切有情即是如來藏，普賢菩薩性遍故」，可以看出他這裡引用的是金剛智所譯的版本。

澄觀大師此處所說的「故理趣般若云。一切眾生皆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故」的前後文則是如下不空三藏譯《般若理趣經》之所說：

一切有情如來藏，以普賢菩薩一切我故的前後文是時薄伽梵如來。復說一切有情加持般若理趣。所謂一切有情如來藏。以普賢菩薩一切我故。一切有情金剛藏。

<sup>34</sup> 澄觀，〈三聖圓融觀門〉，《大正藏》，第45冊，No.1882。

以金剛藏灌頂故。一切有情妙法藏。能轉一切語言故。一切有情羯磨藏。能作所作性相應故。時外金剛部。欲重顯明此義故。作歡喜聲。說金剛自在自真實心者。

金剛智譯〈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此處的前後文則是

爾時世尊，復依一切如來為諸有情作加持相，為諸菩薩說一切有情加持故般若波羅蜜多理趣法門。所謂：一切有情即是如來藏，普賢菩薩性遍故；一切有情即是金剛，灌頂圓滿性故；一切有情即正法藏性，能轉一切正法語輪故；一切有情即是事業藏性，能作一切事業相應故。<sup>35</sup>

此一文本在玄奘翻譯《大般若經般若理趣分》則說為

爾時世尊，復依一切住持藏法如來之相，為諸菩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有情住持遍滿甚深理趣勝藏法門，謂一切有情皆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遍故，一切有情皆金剛藏以金剛藏所灌灑故，一切有情皆正法藏一切皆隨正語轉故，一切有情皆妙業藏一切事業加行依故。

## 六、結論

本文探討普賢菩薩的行法夏荊山畫作之中的普賢菩薩的圖像之交涉。本文闡明普賢菩薩的行法主要分為天台宗系統、《華嚴經》系統、唐密系統等三個系統，本文重點在於由此普賢菩薩行法來闡釋夏荊山畫作之中的普賢菩薩的圖像以及其文化與佛教修持上的意義。筆者闡釋了荊山畫作之中的普賢菩薩的圖像之中的六牙白象、蓮花（象鼻捲蓮花與菩薩手持蓮花以及白象腳踏蓮花）、金剛杵與鈴、會合的聖眾（例如金剛、天女、善財、菩薩等）、千象寶座等，這些特別的圖像都有其經典的根據，主要是《法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普賢行法經〉、〈普賢延命經〉、〈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普賢菩薩行願讚〉。

更重要的是有動態的觀點也就是這些圖像是在修行法的過程之中產生出來的，這裡所說的行法（修行法）主要是普賢菩薩的懺悔法門、十大行願法門、三密相應，而所導向的則分別是法華三昧、華嚴法界觀的成就，以及普賢菩薩的本尊成就。

華嚴經教與天台宗為普賢菩薩行法與相關圖像的意義理解的主要來源。天台宗系

<sup>35</sup> 金剛智譯，《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大正藏》，第8冊，頁78。



統將普賢菩薩當作是懺悔法門的法主，主要是在《妙法蓮華經》方便品一大式因緣，開示悟入法華三昧，但是眾生業障藏罪重所以無法體會，因此在最後一品為〈普賢菩薩勸發品〉以及其續篇〈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中勸發修持讀誦法華經，並且闡釋懺悔法門，因此得到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而現前加持。夏荊山畫作之中的普賢菩薩的圖像首先是運用了此中的經文典故。復次華嚴宗的四祖澄觀大師對於普賢菩薩行法加以深入詮釋。澄觀著有〈三聖圓融觀門〉一文，在三聖圓融觀門的觀點之中，文殊普賢二聖法門略為三對。一以能信所信相對。謂普賢表所信之法界。二以解行相對。普賢表所起萬行。三以理智相對。普賢菩薩表所證法界，眾生皆有普賢之體性即是出纏如來藏。澄觀運用了唐密根本要點《理趣經》來加以詮釋。不空三藏譯〈佛說一切諸如來心光明加持普賢菩薩延命金剛最勝陀羅尼經〉闡釋了普賢菩薩的延命的金剛修持法，澄觀與不空的〈普賢菩薩行願讚〉以三密相應來闡釋普賢菩薩十大行願對於漢傳佛教的普賢菩薩行法及其造像具有潛在影響。

在此一背景之中，本文整理闡釋夏荊山畫作之中的普賢菩薩的圖像並闡發其意義。第三四五節闡釋華嚴與唐密的篇幅較多，作為讀者了解普賢菩薩的圖像的助緣，以供研討之用，有助於闡明相關圖像所根據的經典以及其中的修行法。佛教藝術作品是以感性表象來表達修行理念，而表現了人類對於經典與修行的理解、體會共同記憶，藝術作品乃是文化流傳物，因此圖像學的運用不能過分拘泥於學科間的界線，應尋求其他學科的理論及方法，包括哲學、自然科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等，方能對圖像學做為人文科學有完整的研究。藝術史研究除了涉及歷史真實，也更可能發掘出一般歷史研究裡難以呈現的各種非經驗世界、理想世界的表達。佛教藝術是佛教經典的藝術表達，而佛教經典的核心內涵是修行、解脫道，因此佛教藝術的研究之核心是佛教經典之中的修行、解脫道如何透過人類共同記憶的感性表象而表達出來，因此佛教藝術的圖像學以及佛教藝術史的研究不可避免以圖像的佛教經典根據與其中的修行法的研究為其重要內涵。筆者此文就是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之中來展開相關研究的。

## 夏荆山之其他作品參考圖表



圖13 夏荆山，〈普賢菩薩會合諸聖圖〉。圖檔來源：夏荆山，《佛像的欣賞》，卷貳，頁33。



圖14 夏荆山，〈普賢菩薩會合諸聖圖〉。圖檔來源：夏荆山，《佛像的欣賞》，卷貳，頁43。



圖15 夏荆山，〈普賢菩薩會合諸聖圖〉。圖檔來源：夏荆山，《佛像的欣賞》，卷貳，頁63。



圖16 夏荆山，〈普賢菩薩〉，2007，設色紙本，177×95cm。圖檔來源：夏荆山，《佛像的欣賞》，卷伍，頁47。



圖17 夏荆山，〈普賢菩薩會合諸聖圖〉。圖檔來源：夏荆山，《佛像的欣賞》，卷伍，頁67。



圖18 夏荆山，〈普賢菩薩會合諸聖圖〉。圖檔來源：夏荆山，《佛像的欣賞》，卷伍，頁105。



圖19 夏荊山，〈普賢菩薩獨一尊之圖像〉。圖檔來源：夏荊山，《佛像的欣賞》，卷伍，頁11。



圖20 夏荊山，〈普賢菩薩與馴象師之圖像〉。圖檔來源：夏荊山，《佛像的欣賞》，卷伍，頁29。



圖21 夏荊山，〈普賢菩薩獨一尊之圖像〉。圖檔來源：夏荊山，《佛像的欣賞》，卷伍，頁71。



圖22 夏荊山，〈普賢菩薩〉，2009，設色絹本，235×86cm。圖檔來源：夏荊山，《佛像的欣賞》，卷陸，頁45。



## 引用書目

### (一) 傳統文獻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普賢行願別行疏鈔》，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03。

(唐)澄觀別行疏、宗密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卍續藏經》，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嘉興大藏經》，第15冊。

《大正藏》。

〈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大正藏》，第50冊。

〈安樂行品第十四〉，《法華經》。

不空三藏，《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大正藏》，第19冊。

不空三藏譯，〈佛說一切諸如來心光明加持普賢菩薩延命金剛最勝陀羅尼經〉，《大正藏》，第20冊。

吉藏，《法華義疏》，卷12，《大正藏》，第34冊。

佛陀跋陀羅譯，〈文殊師利發願經〉，《大正藏》，第10冊。

金剛智譯，〈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大正藏》，第8冊。

智顛，〈法華三昧懺儀〉，《大正藏》，第46冊。

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4，《大正藏》，第35冊。

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試鴻臚卿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贈司空諡大鑒正號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觀自在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大正藏》，第20冊。

澄觀，《三聖圓融觀門》，《大正藏》，第45冊。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48，《大正藏》，第35冊。

### (二) 近代論著

夏荊山，《佛像的欣賞》，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

賴賢宗，《天臺佛教的解脫詮釋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

賴賢宗，《意境美學與詮釋學》，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2003。

《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篇》，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

### (三) 期刊論文

賴賢宗，〈禪的意境美學：以禪藝合流與石濤的一畫論為研究的主要對象〉，《普門學報》，1期（2001），頁194-226。

遠藤純一郎，〈華嚴教學と密教：空海入唐以前の在唐密教祖師の動向から〉，《蓮花寺佛教研究所紀要第三號》，東京：蓮花寺佛教研究所，2010，頁63-124。

### (四) 研討會論文

賴賢宗，〈《華嚴經》「普賢行願」的疏釋——集中於章嘉《聖者賢行願王釋義》之研究〉，臺北：2010華嚴學術研討會，2010。

賴賢宗，〈金剛薩埵與普賢菩薩之研究〉，西安：首屆中印密教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

### (五) 網路資料

〈佛說一切諸如來心光明加持普賢菩薩延命金剛最勝陀羅尼經〉，《大正新脩大正藏經》，CBETA 電子版，Vol. 20，No. 1136，頁1。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大正新脩大正藏經》，CBETA 電子版，Vol. 09，No. 0277，頁2。

